

文體明辯

四十四

枚  
7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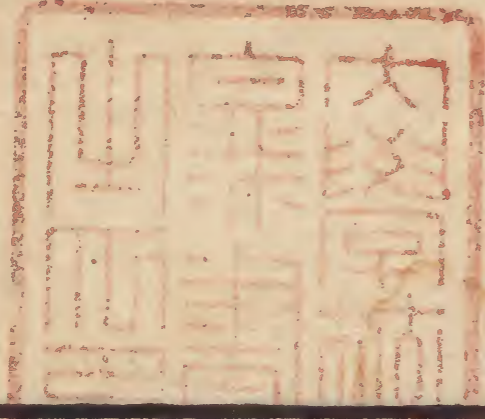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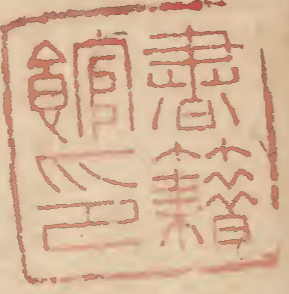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文章類	別	函
三	五	三	架
二	二	八	冊

漢 書 門			
六	四	七	冊
二	二	八	架
三	九	一	函

內 閣 文 庫			
漢書	六	三	架
書	二	七	冊
類	三	八	函
類	三	九	架

內 閣 文 庫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 47 )		
函號	362	30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四

序上附略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按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敘事宋真氏嘗分列于正宗之編故今放其例而辨之其叙事又有正變二體以詩者為變體其題曰某序曰序某字或作序或作叙惟作者隨意而命之無異義也至唐柳氏又有序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四

其文益簡矣今取以附焉若他類之文有序者  
各見本類又有名序字序則別附于名字說條  
使得以類相從茲不復列  
議論

詩序

周卜商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  
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  
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  
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  
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  
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  
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  
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  
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  
上主文主雅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有  
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  
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  
得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

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也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春秋左氏傳序

晉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名起晉大夫也適魯見易象與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  
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  
衰官失其正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  
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  
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  
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也而正之以  
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  
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  
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  
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

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  
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  
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  
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  
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  
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  
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  
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

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天義謂之變例然亦有  
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  
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  
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  
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  
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  
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  
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  
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由之類是也四曰  
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

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  
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  
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  
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  
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  
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  
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  
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袒述  
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

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高穀梁赤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名創通大義賈景伯名父子達嚴客名雖淺近亦復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名嚴客名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

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今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騶虞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

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一作獲麟之下句者無字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求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讀曰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主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欲字無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立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為感麟而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周禮義序

宋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神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宗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其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

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豐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新序目錄序

宋曾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  
 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  
 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  
 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  
 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  
 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  
 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  
 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  
 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眾說未有能

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  
 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  
 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蠡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  
 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  
 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  
 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  
 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  
 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  
 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眾說之所  
 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恠竒可喜之論各師異

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  
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  
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  
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  
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  
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  
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  
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  
世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  
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

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  
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  
所不得已也

列女傳目錄序

宋曾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  
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  
註以頌義考之蓋大姑所註離其七篇為十四  
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  
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  
仁宗年號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

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隨以頌義  
 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  
 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  
 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  
 六家至大家註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  
 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亦可  
 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  
 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  
 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  
 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

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  
 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  
 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  
 顧今天下之女子能乏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  
 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瑀之節  
 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乏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  
 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  
 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  
 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  
 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

之小國克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  
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  
身脩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  
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宰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  
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苟於自恕顧利冒取而  
不知反已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白身不行道不  
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  
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  
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  
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與

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  
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  
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  
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  
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  
故為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宋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  
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  
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

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  
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  
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  
不行矣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  
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  
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  
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  
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  
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

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  
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  
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  
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  
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  
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  
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  
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  
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  
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

莫之寤也唯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  
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  
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植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  
泯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  
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徙然後以  
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  
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  
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  
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一繼春秋下至楚漢  
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

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三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  
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南齊書目錄序 宋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  
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  
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  
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  
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  
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  
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建德非常

之跡將闇而不彰，鬱而不發，而構杌嵬瑣，奸回凶  
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  
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  
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  
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  
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  
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  
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  
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并與  
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麤無不盡也。本末先

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  
如即乎其人，是不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  
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  
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  
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  
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于  
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  
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與廢之端，  
又創已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  
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



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  
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  
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  
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  
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  
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  
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  
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  
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  
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

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  
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  
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  
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  
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  
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  
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  
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陳書目錄序

宋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

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  
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問梁  
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二篇成輒奏之而文帝  
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  
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高祖五年高祖以  
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  
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太宗  
三年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  
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  
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齊梁等

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  
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  
誤嘉祐年仁宗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鑿板行之  
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  
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  
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  
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  
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時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  
目錄列傳名氏多缺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  
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

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  
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  
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  
興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  
令成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  
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  
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列以為世戒而况  
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  
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  
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

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  
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  
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再講  
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  
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禮閣新儀目錄序 宋曾鞏

禮閣新儀三十篇章公肅撰記開元年號以後至  
元和憲宗年號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  
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祕閣及臣書多  
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

一編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  
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繆因定著從目錄  
而札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  
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  
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  
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  
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  
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  
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  
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

而不能無敵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  
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  
改制以求其當故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  
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  
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  
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  
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  
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  
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亦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  
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

節至惠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  
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  
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  
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  
味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  
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膏溝為不可易也  
豈好為相友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  
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  
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  
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

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  
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  
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  
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  
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  
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  
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  
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  
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  
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

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  
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  
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  
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  
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且况於服習而安之者  
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  
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  
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  
其禮之存况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  
賈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裴瑾宗豐二陵德宗葬宗陵 順宗葬豐陵集禮後序

唐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玄宗制禮  
大臣許敬宗 李義府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  
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  
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  
其後莫能徵永貞順宗元和憲宗間天禍仍邁德宗  
順宗相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黃名  
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條以備損益  
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

內之則攢塗祕器梓宮也象物明器之屬之宜外之則復土復反也謂斤土斤開也謂因山之制上之則顧成墳也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萬作國下之則制服節文其一作苞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一作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其一作苞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其一作苞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其一作苞裴氏乃悉取其所其一作苞刑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其一作苞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其一作苞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其一作苞而近古焉者一無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

制卒正於玄成孟六世孫鄭玄以箋註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于小同孫賈誼以經術起而嘉謚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誦世植五世孫為祭法舊史咸以為祭今裴氏太尉公謹高祖以禮匡義嗣侍中公謹曾庭以禮議封禪祠部公謹祖以禮承大事大理公謹父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積倩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郁公均其宗子也郁公以孝友勤勞揚揚無于家邦遊其

文豐月詳卷四百  
三

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  
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也  
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  
氏也果矣

梅聖俞臣注孫子後序

宋歐陽脩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名操杜牧陳皞注號  
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  
多一有至二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  
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

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  
者二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  
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  
時事其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  
與董卓名卓呂布名布諸袁紹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  
瀕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一有字每坐計勝  
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一有字不失一有字有違者兵輒  
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  
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  
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于吳王

文選月時卷四百



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疆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一作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

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久謹質温恭一有仁厚衣冠進趨取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內制集序

宋歐陽脩

昔錢思公名惟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它才處之唯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怨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辭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

事而制詔詔一作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  
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  
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  
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  
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  
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  
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  
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  
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自朝廷  
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

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  
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賴之間若夫涼竹  
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  
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  
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  
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一作談笑之一噓極虛反也亦  
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仁宗年號六年秋八月  
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外制一作慶曆集序

宋歐陽脩

慶曆仁宗年號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

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  
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  
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  
詔趣促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  
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  
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作  
逢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  
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  
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  
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

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  
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  
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  
以不次用入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  
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脩  
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脩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  
猶在諫職院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  
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  
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脩祖宗故  
事又脩起居注又脩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

所省不一而除自所下率不一時已迫丞相出  
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諭  
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失學者文章見用  
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  
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况不能專一其  
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  
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  
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  
所迷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  
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

閣下瀑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  
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  
日序

蘇氏舜欽文集序

宋歐陽脩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  
於太子太傅杜公衍名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  
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  
玉也棄擲埋沒棄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  
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

光恠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  
 斥摧挫流離窮困一作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於  
 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而擠之死者至其  
 文章則不能以毀而揜蔽一作無之也凡人之情忽  
 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  
 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  
 衰而恠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  
 筆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愈李名白之徒出然  
 後元和憲宗年號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  
 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

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其字  
 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  
 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  
 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  
 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故紙  
 錢會賓客召妓樂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  
 子之無職位宜與一作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  
 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宗  
 號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  
 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

翁名舜元及穆參軍伯長名脩作為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仁惠時文宗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世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主共辰欲去科行故及子美賴天子聰明仁聖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

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恨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奉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失廬陵歐陽脩序

廖氏文集序

宋歐陽脩

自孔子歿而無字周字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恠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

溺其父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于歲  
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徒自守而  
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  
有一歐陽脩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  
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  
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于說  
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勝而二字奪也  
夫六經非下世之書也一字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  
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載一作於其間頃刻爾是  
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

一作今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僊  
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九疇  
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  
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莫字始余之待于後  
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僊者未嘗聞余言  
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  
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載一作乎廖氏家衡山世  
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僊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  
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  
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有字有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

文選月壽卷四百

卷上

七

有字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併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年號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脩撰歐陽脩序

楊評事文集後序 唐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道揚諷

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有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名子其後燕文貞說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名九以比興之隙同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



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  
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  
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  
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  
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  
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  
送梓潼陳象甫汝南周原河東裴泰武都符一作  
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  
辭李常侍塔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  
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

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  
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  
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  
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名憑命論次篇簡遂  
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靈谷詩序

宋王安石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  
虎豹蜚翟之文章棟榑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  
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  
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

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  
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名無家於山陞豪傑之望臨  
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  
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  
夫虎豹鸞翟之文章棟榭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  
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  
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  
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  
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為  
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

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鏡刻萬物而接之以藻  
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釋秘演詩集序

宋歐陽脩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  
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  
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  
往伏而不出山林屠敗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  
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名延年  
卿為久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  
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

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  
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  
浮屠僧一作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  
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  
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  
極飲大醉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  
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  
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齊鄆無所合困而歸  
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  
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

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曾次  
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  
自惜已老音發也其藁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  
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  
岷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  
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  
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  
陽脩序

送許郢州志雍一作仲輿序

唐韓愈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頓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  
達之士得入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一作流後  
進之士得入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  
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善字無不相遇于  
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  
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有出之材而能與卑鄙  
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  
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  
不謂之知也知也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謂不  
也言之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

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  
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為  
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絲屬上句  
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  
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  
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  
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  
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  
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  
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

猶列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唐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長史同馬皆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夫字有大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無二字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

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于公名頤，一有愈。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宋朱熹曰：公此序之意同。鄆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頤又皆言民窮斂急意必有所屬也。頤時為山南

東道節  
度使云

送薛存義之任無之序

唐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  
送之江之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下汝也  
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  
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  
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  
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  
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

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  
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今  
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  
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  
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  
於其社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也申之以辭

送了琰序

宋曾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中令有  
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  
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

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  
奉法之人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  
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  
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  
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書雖下舉  
者卒不聞唯令或以舊制舉不皆循歲月而授每  
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  
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  
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余之愚且賤  
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

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  
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久固可誣而天固不  
生材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  
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  
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  
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  
為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  
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為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  
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  
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

其為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入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瑛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也又知其邑人無不樂

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一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為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今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於此有不信於彼哉求子女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子女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為吏者也

送陳升之序

宋王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



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予予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予予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唯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

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久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予予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江任序

宋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  
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  
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  
沙莽之馳往往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蛇  
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湍墮崖落石  
之所履壓其進也莫不羸糧舉樂選舟易馬力兵  
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官  
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  
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  
多愁居協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

敵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  
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  
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  
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  
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  
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  
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  
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俗習辭說之變  
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  
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

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  
專意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脩百姓之急其施  
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  
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  
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  
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久各  
用於其上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  
聞飫聽其民人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  
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議論之適  
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

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  
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殷員外一作殷伯員序

唐韓愈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  
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  
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憲宗既嗣位悉治方內就  
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唯回鶻於唐最親奉  
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  
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術作通知時事者一人

與之爲貳由是殷侯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  
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  
二一字一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  
色持被介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七迹不能  
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  
知輕重大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字有  
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時遣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備副之既至可引汗  
驕甚作不爲屈虜責其倨使曰可汗唐塔欲坐屈  
使逼者拜此則作之爲使誠不負公之所稱矣

送趙宏序

宋曾鞏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  
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以久又不勝復改之守  
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  
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余接間過余道潭之事予  
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  
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  
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  
卒熾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  
顧其義信何如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

為無事冀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  
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况致  
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  
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  
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  
復曰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  
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勦力勝  
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  
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  
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

相望為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  
書之事乃已試者也事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  
自用孰為得失邪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  
然大中唐宣宗年號咸通唐懿宗年號之間南方之憂嘗劇  
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  
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  
送之慶曆仁宗年號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宋張耒  
耒為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為諸生  
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

明道楚未又獲見未時已孤端叔吊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歎數年一見其論議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譽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宗號八年蘇先生軾名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於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未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恠庚午未卧病城南門無犬鷄晝卧惜惜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

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致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譜於我舅行也豈其出於此非邪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為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為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徂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復易北大而重故為復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

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  
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  
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  
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  
信北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  
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  
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  
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  
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  
盡而符石騫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

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  
矣未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脩器械苦惡屯戍  
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鳴不  
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  
孔竄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  
其容有悔乎未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  
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  
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  
亦難乎夫稚牛醞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  
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

樂豪盛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  
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  
愛矣將軍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  
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  
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  
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太川而  
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宋樓昉曰此宛丘  
文字之尤得意者

送楊源有巨少尹序唐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  
設供張去聲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

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  
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  
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無一字以年  
老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  
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  
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  
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與否  
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  
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  
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無字者白作



著以爲其都河中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  
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  
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無字未可知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  
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  
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  
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  
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無字斯  
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石處士

洪謀 有赴河陽參謀 五序

唐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名重爲節度之三月  
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  
如曰先生居嵩却名灑穀即水名穀之間冬一  
裘夏一葛食無字朝夕飯一盂蔬一盤入與之錢  
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免作勸之仕則字不  
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  
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  
馬駕輕車就熟夷作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  
若燭照數計而龜卜飛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

文選月華卷四

卷七

四

老無求於人其肯為其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  
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成德軍王  
師環其疆農不耕收一作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  
饋讀曰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  
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讓書詞具  
馬幣上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  
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  
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季一作載書冊問道所由告  
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有筵於上東門  
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

取入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  
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  
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憂其初無務富其家  
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  
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  
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  
辭曰敢不祇字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  
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  
為歌詩六韻退造赴河陽軍序

文禮月辭卷四  
送温處士  
造赴河陽軍序

唐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有  
 騫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邪解之  
 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  
 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其良雖謂無  
 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  
 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  
 大夫烏公名重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  
 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味數月也以温生為  
 才於是以石生為嫌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

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  
 焉拔其尤自居守東都留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  
 執事與吾輩二縣洛陽河南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  
 所可疑奚所諮一作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  
 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  
 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  
 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  
 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  
 唯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  
 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

不能自百字引去資下生以待老會皆為有力者  
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至生既至至無拜公於  
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  
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  
愈因推其意而序之馬作

送董邵南北有遊河序

唐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  
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  
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

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  
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  
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  
矣為我弔望諸君趙封樂毅于觀之墓而觀於其  
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  
于市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宋朱  
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  
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  
德以警動而招徠之  
其旨微矣讀之詳音之

送曾鞏秀才序

宋歐陽脩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南豐來自入太學與其其字無諸

文淵月評卷四十四

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下法考  
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累黍  
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  
衆人歎咨作嗟而字有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諉曰  
有司有法奈不中何其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  
責而天下之人作玉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  
法也作其如不幸有司尺度一失守作則往  
往失多而得少於所得嗚呼作有司所操果  
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况若曾生之業其大  
者固已作魁壘其於無小者亦可以中就

尺度而有司遷字棄之可恠也然曾生不非同進  
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益字堅其守予  
初駭驚其文既字又壯其志夫農不谷歲而菑  
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獲則豈不多邪曾生  
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  
然曾生亦不以于也作而予豈敢予者豈  
能求生而生厚以顧予是京師之人大夫既不  
冀能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  
遂見於文使知曾字生者可以弔有司失字而  
賀余之獨得也

送王秀才王作進序 唐韓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所作私恠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後有然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不作為事物是非相感發發字無若顏氏子字無操瓢與簞操瓢與簞食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外也固不暇尚何事字有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疑為字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年號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年號開元年號之丕績在朝字

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於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是行姑與之飲酒

送區冊序 唐韓愈

陽山縣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有二字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其利侔劔戟舟

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  
無丞尉夾江荒茅草<sup>叢</sup>竹<sup>一作荒</sup>之間小吏十  
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sup>一作說</sup>不相<sup>一作有</sup>通畫地  
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  
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sup>無字有</sup>  
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  
觀<sup>一作甚</sup>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虚  
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  
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sup>以字有</sup>喜若有志於  
<sup>一作</sup>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

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sup>平字無</sup>貧賤也歲之  
初吉歸拜<sup>觀</sup>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孟東野郊序 唐韓愈

貞元十九年東野爲溧陽尉公作此序送之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  
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  
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  
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  
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sup>一作弗</sup>平者乎  
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

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  
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  
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  
推斂古奪字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  
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  
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集陶禹其善鳴  
者也而假字以鳴夔弗一作能以文辭鳴  
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  
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  
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

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朱也莊周以其荒唐之  
辭說作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  
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此公學問楊朱墨翟管夷吾  
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古慎到田駢鄒衍尸佼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  
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  
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  
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  
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  
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

文選月辭卷四百



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序因送東野而作結歸東野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宋謝枋得曰此序凡六百二十餘字而鳴字居四十一然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升降起伏抑揚如層峯疊巒

驚濤怒浪無一句解意無一字塵埃故愈讀而愈可喜也

送易師楊君序 唐柳宗元

古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仇能一作乎理外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御史中丞崔公名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之一作侯食日命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

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猶  
也孔子之說者揚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為太學立  
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曹子師  
昔常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  
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猶言而揚君之道未  
列於博士則誰答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  
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  
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  
君之志

送徐無黨南歸序

宋歐陽脩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  
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  
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  
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作遠而彌存也其所  
以為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二  
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  
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  
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  
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  
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

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  
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  
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  
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  
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自見其所列自三代  
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  
十篇其以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  
予竊悲其久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  
三作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

有遲有速速雖異而然卒與二者同歸於泯  
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  
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簡字無者  
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  
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  
一有其文辭且進如水涌而出予欲摧其盛氣  
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  
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浮屠文暢師序

唐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

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其作名  
則非校其行而則作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  
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  
屠師師無浮屠文暢喜為字有文章其周遊天下凡  
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味謂歌作其所志貞  
元德宗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作  
序解其裝得所得得字無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  
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無  
歟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  
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

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禮樂作  
盛其心必字有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  
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  
日月星辰之以有所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  
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河作之所以流而語之  
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瀆字無告之字無也民之  
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官居而  
粒穀作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  
莫大大乎乎作仁義教莫正正作乎禮樂刑  
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

文選卷一百一十一

五九

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之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兔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字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

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高閑上人序

唐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基由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劉伶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裁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

天書月詩卷四

馬字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

五

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  
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  
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  
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  
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  
銖情精一作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  
然後一決於書而後後字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  
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  
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墜委靡潰敗一作  
毀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

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朱  
熹曰公意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  
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  
為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  
但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

送參寥序

宋陳師道

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蘇之客而少游  
氏秦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  
游卿大夫之間名于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  
張弛情貌肖舌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  
走丸倒囊出物鷲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  
爬痒而鑑貌也元符哲宗之冬去魯還吳道徐而

來見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於此愛其詩讀不  
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  
曰貫休齊已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  
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為石霜老師  
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  
定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之  
為丈夫者乎於其行叙以謝之宋樓攻曰此文首  
尾僅二百餘字而  
抑揚開闔變態  
不一最可貴也

送廖道士序

唐韓愈

五岳於中州衡山

南岳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

大者以百數獨衡山字有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  
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  
駛音快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樹之為州在  
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  
是焉窮氣之所窮盛盛字無而不過必蛇蟺蛇蟺也  
扶輿磅礴混同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林之為  
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  
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  
乳楠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  
意必有魁竒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

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教一作而不出邪  
廖師擲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  
豈吾所謂魁奇而迷一有惑溺者邪廖師善知人  
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  
於其別申以問之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宋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  
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爭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  
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

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  
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  
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  
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于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  
朝其於武備固條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  
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  
良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  
為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  
真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  
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



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其知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意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有前之難故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入之心而使之化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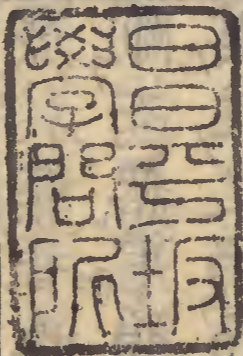
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處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有前之難故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英宗三年

之本月詳長白曰

卷二

下四

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下德其琴於相國  
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  
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  
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閔中孫  
覺華老林希子中而予曾輩子固也洪君名規字  
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慈字點朱

